

主编：秦文君



酷
企
鹅
丛
书

少女

楼兰

陈曙光 / 著

……万点繁星飘洒出
柔柔的辉光，抚摸着
千年古城楼兰，抚摸着
远隔万里的一个男孩、
和一个女孩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主编：秦文君



酷
企
鹅
丛
书

少女

楼兰

陈曙光 / 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少女楼兰/陈曙光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2.4

(酷企鹅丛书)

ISBN 7-5396-2103-6

I. 少… II. 陈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8714 号

少女楼兰

陈曙光 著

责任编辑:徐海燕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安徽书刊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4

插页:2

字数:85,000

印数:8000

版次: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103-6/I·1935

定价:6.5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陈曙光，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
安徽省作协理事、
萧县文联主席。

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：《重返家园》（获台湾第二届九歌现代儿童文学奖第一名，1994年）《雪地菠萝》、《戈尔登星球奇遇记》；长篇童话：《奇气庄园》；摄影散文集《丝路，雅克西》、《Check in 塔里木》等。

1997、1998、1999、2001年四次分赴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陕西、甘肃采风，完成西部游记180篇，摄影散文集4部，照片1.5万张。





酷企鹅丛书

主编：秦文君

美丽的新疆少女楼兰来到阳城上高三，“遭遇”了爱脸红的大男孩夏雨、疯丫头刘魅、“牛仔”白啸天，还有一大帮爱笑、爱闹、爱打、爱叫的男孩女孩。于是，楼兰开始收获真诚的友谊，温暖的亲情，还有不能拒绝又不敢接受的少男少女之爱。

本书被誉为“中学生活的抒情恋曲”，文字干净，节奏明快。



目

录

不是假睫毛,傻丫头! / 1

阳光下,男孩女孩都灿烂。

眼泪汹涌 / 9

其实本来没啥烦恼,小小年纪总睡不着。

两张黄牌罚出场 / 17

是星星就要点亮夜空,是舟船就要扬帆远行。

霞山上的蝎子 / 27

话很轻,风很大,话就跟风走了。

小巷温暖 / 39

窗户外面是世界,窗户里面是家……

你真是个憋家伙! / 45

你睡着了,妈妈坐在你的身边,守候你的梦话;如果有一天你梦中不再呼唤妈妈,而是呼唤一个陌生而年轻的名字,妈妈



守候到的,就是淡淡的惊喜、浓浓的忧虑。

不哭的理由 / 55

不哭的理由笑出来……

花开的声音 / 71

清晨,水仙花的花骨朵儿,悄悄地绽开了,她沐在朝晖里,纤尘不染;我似乎听到花开的声音,清新、缥缈、美丽……

夏雪是我姐姐 / 81

一粒种子,埋在了心里。

夜莺 / 93

圣洁的鸟儿,你的飞翔,让我仰望更高。

有人的风景更美丽 / 105

距离是一首永远的情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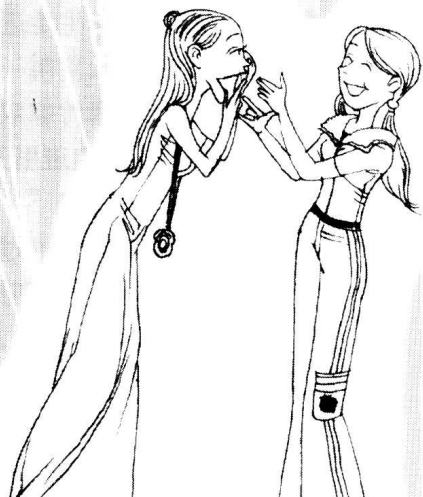
守望星空 / 119

夜露,滚烫滚烫的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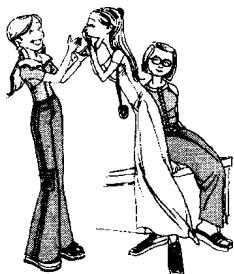


阳光下，男孩女孩都灿烂。

不是假睫毛，
傻丫头



16



炎热的夏季来到阳城，似乎不再往北走，蝉都热得吱吱叫哑了嗓子。

暑假后开学第一天，阳城一中高三文班的教室里，又多了一张桌子。同学们议论纷纷：不知哪位大人物的孩子，因为没有考上大学，要来插班补习了！

踩着上课铃的响声，班主任唐竹馨带着一高一矮两个女生走进了教室。

“起立——”班长夏雨一声令下。

“同学们好！”唐竹馨双手扶按在讲台上，目光环视着全班，“新学期开始，我们班里又增加了两位新同学，现在请她们作自我介绍，大家欢迎！”

噼里啪啦一阵掌声过后，穿果绿色裙衣的圆脸矮个子女生昂起了头，她戴着一副黑边近视眼镜：

“我先说——我叫刘魅，去年高考的落榜生，今年的补习生，给学校丢人啦！”

刘魅的自我介绍，招来了哄堂大笑。

矮个子女孩脸都不红！





“刘魅？嗨——雨哥，她不是去年文班的学习尖子吗？咋没考上？”前桌的张飞扭头对夏雨说。

“我知道她，”邻桌的体育班委白啸天插话道，“大名鼎鼎的‘语言大师’！爱把‘漂亮’‘潇洒’‘大胆’，说成‘真亮’‘好洒’‘真胆’！”

“同学们，请安静！”唐竹馨说着，用手拍了拍高个子女孩的肩膀，嘀咕了一声什么。

高个子女孩从进教室就一直低着头。

高个子女孩穿着一身天蓝色的连衣裙。

高个子女孩长长的黑发束成一条马尾。

高个子女孩在唐老师的鼓励下，终于抬起了头，她的神态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，眼睛惶恐地扑闪着。

高个子女孩的声音却是平缓的，像不急不慢的小溪：

“我叫楼兰，来自新疆……”

夏雨只看了高个子女孩一眼，便不敢再看。

她的肤色真白！她的声音、她的神态、她的闪闪烁烁的大眼睛……

夏雨内心隐隐作疼——他奇怪地想哭！他常做梦梦见大海，当他去年暑假真的看见大海的时候，那蓝蓝的接天阔水，就让他激动得心里隐隐发疼：大海，这么美？！

今天，他又有了这种感觉。

他把头转向窗外：

窗外，一群白鸽滑过天空。

“……刚才我已讲过，刘魅同学的确是最优秀的，今年，她一定会成功。楼兰是我们班惟一的少数民族同学，她的家乡在新疆若羌县罗布村，可以说是中国最荒凉的地方……她的母校却为她这个借读生，直接寄来了学业档案，为什么？她也是学校里的……”

唐老师在说什么？

夏雨又瞥了高个子女孩一眼：楼兰，她叫楼兰？天下还有

比这更美的名字吗?《百家姓》里有这个姓氏吗?瞎猜什么,她不是汉族女孩!

戴眼镜的矮个子刘魅,坐在了第一排。

唐老师牵着楼兰的手,径直向夏雨的方向走来。

夏雨心中怦怦直跳,眼睛紧盯着桌面。

“孙蒙蒙,你的个子高,坐后面,和夏雨一桌,楼兰同学坐你的位子。”

楼兰坐在了张飞身边。

一股忽浓忽淡的奇异香味,飘入夏雨的鼻孔。

几缕黑亮的发丝搁浅在夏雨桌沿上……

“……高中最后一年了,我不想多说什么,但我仍要强调一下‘三不班规’:一、不准谈恋爱!二、男生不准抽烟!三、女生不准抹口红!违反哪一条,轻者警告,重者勒令退学!”

“唠唠叨叨,真像我妈妈。”

孙蒙蒙嘀咕了一句。

夏雨没有理睬新同位,又把目光投向了窗外:

窗外,没有鸽群滑过,只有远处的一朵白云,在天边静静地停着,只有一朵。

夏雨的心敞亮了许多,也轻松了许多。

他极快地打开了课本……

接连落了几场雨,虽然不大,但天气还是凉爽了下来。

阳城一中的西边,有座绿树覆盖的霞山,当太阳走到它的顶端时,就到了傍晚课休时间,累得脑子疼的学生们,三五成群地来到操场上“放风”。

夏雨带着他的铁哥儿们白啸天、张飞,还有班里几个男生,正在操场上和理班的学生对阵,踢足球。虽然没有裁判,但他们踢的仍然很认真,不时地发出争吵声……

“你们知道吗?夏雨的爸爸是个大老板,这个足球场,他家赞助了五万呢!”





“那有什么？不就是五万嘛！”

“喂，刘魅，你知道吗，夏雨的爸爸是个文盲，可夏雨想当作家呢，初一时候就在《阳城晚报》上发表散文，啧啧！”

“当作家？多惨啊——大街上，一棍子下去，能砸倒几十个作家！班长误入歧途啦！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夏雨爱好文学，是他妈妈的遗传——他妈妈可是阳城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，和唐老师是同学呢！”

“怪不得唐老师让他做班长，真俗！”

“胡扯什么刘魅？夏雨是全班选上来的！那是高一的时候……”

操场旁的草地上，孙蒙蒙正和刘魅闲聊。

楼兰坐在旁边，眯缝着眼睛看夕阳，并没介入她俩的话题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好像想起了什么，歪着头问：

“刘魅，我听唐老师说，你去年成绩不错，怎么落选了？”

“别提了别提了！”刘魅一脸的懊恼，“本小姐倒霉——我不到六岁就上了小学，一直升到高三，都是班里的尖子……嗨，你们知道我妈是干啥的吗？粮站的会计！她一天到晚地和爸爸嘟囔什么黄豆、黑豆、绿豆、红豆、扁豆，要不就冷不丁地‘自豪’两句：好好考，闺女！不是北大咱不上！可不能再像你妈妈卖豆子，天天受你爸的气！”刘魅拽一根青草咬在嘴里，恨恨地说：“想起来我就害怕——高考那天，一拿到考卷，就觉得另一个刘魅在我耳边说话：豆子！豆子！豆子！我强迫自己集中精力，可是，另一个刘魅却逼迫着我：刘魅刘魅刘魅，数完豆子再做题，黑豆黄豆绿豆红豆扁豆……中邪了！一连三天呀！考个鬼呀考！后来到医院一查，精神太紧张——分裂症！又说是考试综合症的一种！真他妈的‘嗨’！本小姐没考上大学，倒发明了一种病！”

“骗谁呢！你这性格，能得精神分裂症？”孙蒙蒙笑着摇头。

“鬼才知道！告诉你吧楼兰，”刘魅愁眉笑脸地一捅楼兰

的小腿肚子，“刚开学那天，我一进咱寝室，看见你贴的‘高考倒计时’时间表，就像见了符咒似的，吓得我一夜没合眼！”

楼兰大睁两眼：“真的？”

“嘿！我发现了一个秘密——楼兰的眼睛，有点蓝啦！”孙蒙蒙哇哇大叫着，忽然又撩拨起楼兰的睫毛，“你的睫毛这么长，不是假的吧？”

“不是假睫毛，傻丫头！”

刘魅忘记了刚才的烦恼，也来了兴致：“楼兰，你真‘亮’！我都嫉妒你啦！”

孙蒙蒙酸酸地说：

“我要是个男孩子，一定被你迷死啦！”

“疯丫头，看我不打你！”楼兰揪住了孙蒙蒙的两只小辫子。

“不敢啦不敢啦。说正经的，”孙蒙蒙甩了甩小辫，“楼兰，你不是汉族学生，汉话咋说得这么好？”

“没你说得正规，你是班里公认的播音员嘛！”楼兰说笑着，眼里飘入一层淡淡的云，“我妈是汉族，七十年代的老高中生呢——上山下乡运动，她去了新疆……嘿，她还教会了我爸爸奶奶讲汉话呢！妈除了教我说汉话，还让我看了好多汉语古典文学……我都弄不清，汉语和维语哪个是我的母语啦。”

孙蒙蒙问：“那你爸妈现在干吗？”

“爸爸早死了，妈就在阳城……哎！刘魅小心！”楼兰突然惊呼道。

——嘭！

刘魅“哎呀”一声捂住了头。

草地上，骨碌碌滚落着一只足球。

白啸天颠颠地跑了过来。

“干什么你？眼让马虾借去啦？”刘魅的眼镜歪在了鼻梁上，她尖声直叫，“瞅准喽——本小姐的脑门，不是球门！”

白啸天来到近前，弯腰做了个潇洒的道歉动作。





楼兰拾起球，单手托着，递给白啸天。白啸天的目光在楼兰身上停留了一瞬，接过球跑远了。

刘魅扶正眼镜，挥挥手，嘴角撇了撇：

“踢吧踢吧，你看他，上学累得眼都直了，多可怜的孩子呀！”

三个女孩笑成了团！

楼兰捂着胸口说：“疯丫头！疯丫头！羞不羞啊？”

刘魅眼睛一瞪：“一会儿说蒙蒙‘傻丫头’，一会儿说我‘疯丫头’，准老大姐似的，比谁大多少呀！”

楼兰刮了一下她的鼻子：“我十七岁零四个月，你呢？”

刘魅装作很伤心的样子：“那我喊你大姐吧，我刚过十七岁生日。”

“哎，大美人，”孙蒙蒙扒住楼兰的肩膀说：“看来，我也得喊你姐了。”

起风了……

刘魅打好晚饭从食堂回来，见楼兰一个人在寝室里泡方便面，不解地问：

“楼兰姐，怎么，又吃方便面呀？”

楼兰埋头一笑：“我怕闻食堂里的猪油味儿，我是维族嘛。”

刘魅朝她跟前一坐：“入乡随俗吧，楼兰姐。”

“你想让真主安拉惩罚我？”楼兰斜了刘魅一眼。

“你们的真主，管那么宽……”

“疯丫头，不许你说真主的坏话！”楼兰急了，赶忙闭上眼睛，默默低诵着什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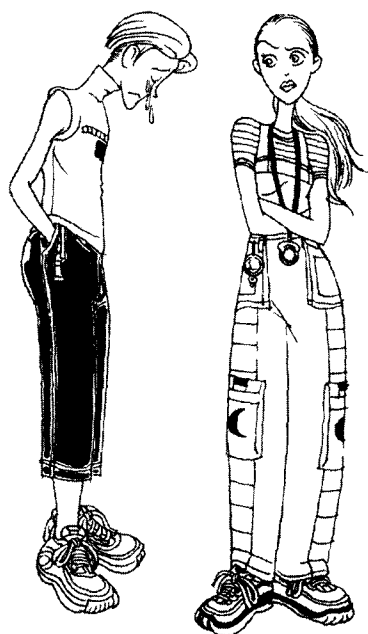
刘魅吐了吐舌头，抬头间，突然发现：楼兰贴在床头的“高考倒计时”时间表不见了。

刘魅眼睛有点“润”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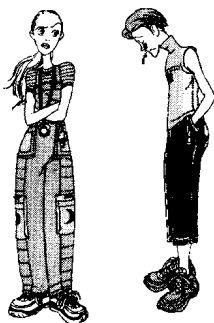
“楼兰姐，你真好……”

其实本来没啥烦恼，小小年纪总睡不着。

眼泪汹涌



B



晚自习下课的铃声一响，张飞立刻跑到白啸天面前，猴急地说：

“天哥，《书剑恩仇录》借我瞅瞅。”

“那书啊，开学后没几天，我就送人了！嗨——攻完金庸，我现在又迷上美国西部片啦！”白啸天把书包朝肩上一甩，冲张飞一挥手，声音大得全班都可听到，“啊，多么潇洒——一个牛仔，歪戴着一

顶灰黄色的宽沿帽，腰插两把‘狐狸牌’左轮手枪，胯下一匹强壮的白马，沿街而来。走到一家暗藏着坏蛋的酒吧前停住，脸色冷峻地把缰绳系在栏杆上，粗糙的双手一拍马鞍，然后闯了进去……”

楼兰不经意地插了句：“哼，你见过真正的骑手吗？真正的骑手，不用马鞍。”

“少见多怪！”白啸天见楼兰接话，更来劲了，“我说的是跑长途的牛仔。”

“跑长途的牛仔？是贩卖武侠小说的牛仔吧？”刘魅打前排挤过来，双手搭在楼兰肩上，“跟新疆来的小姐谈马，‘胆’得你？”

